

女研究生的 爱情故事

映雪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女研的
受救
情
故事

映雪／著

长江文艺出版社

新出图证(鄂)字 03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女研楼的爱情故事/映雪 著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11

ISBN 7-5354-2916-5

I.女…

II.映…

III.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293 号

责任编辑:赵洁萍 尹志勇

责任校对:邓 薇

装帧设计:正佳行文

责任印制:吴竹敏

出版: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07 传真:87679300 邮编:430070)

(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湖北出版文化城主楼 B 座 9-11 层)

发行:长江文艺出版社(电话:87679362 87679361)

<http://www.cjlap.com>

E-mail: cjlap2004@hotmail.com

印刷:武汉凯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9.25 插页:2

版次:2004 年 1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90 千字 印数:1-6000 册

定价:16.00 元

版权所有,盗版必究(举报电话:87679307 87679310)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中国版权保护中心法律部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生活有时似乎故意把一样东西迅速推开，使你拿不到手，这时你会有如饥似渴的感觉；就是在这如饥似渴的感觉和熊熊燃烧的梦想推动之下，青春的岁月让我们身不由己……

引 子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方青意识到自己哼的是这句歌词的时候，猛地想起韩军，一股凉意悄悄地爬上了心头，这才发现窗户是打开着的。

盈盈皓月，深深地将料峭春寒射了进来。楼道里时而响起咚咚咚匆忙的脚步声，楼下有个男生正在喊李娜李娜你快下来，不远处不知哪个寝室的收音机正在大声地播放着赵传的小小鸟。

韩军喜欢赵传的歌，他亲口对她说的；他也喜欢徐小凤。方青第一次看到他就是在建筑系迎新晚会上唱完《明月千里寄相思》的时候，他的眼里正充满温柔，泪光闪闪……

后来，两人在建筑系的大班课上陆续相遇交谈过几次，知道他是89级工民建的。正是当初的一记温柔，从此便埋下了情的种子，家琰和怡婷她们几个开始对她起哄打趣。可是日子一天天过去，方青和韩军之间却并没有发生什么故事。韩军的官运倒是亨通，径直做到了学生会的第一把手；而到了大三，寝室姐儿几个都已经相继有男朋友了。

方青起身关了窗户，然后慢慢踱到书架前信手翻了翻，有些茫然若失。如今，韩军也有女朋友了……

他有女朋友干她何事！都是朋友的玩笑开得不好，玩笑多了竟似自己有了心病。很多人都是这样的。最近，黄怡婷不也差不多是在大伙的打趣笑闹声中跟本班的一个男生走出去的吗？她根本就不爱那个人的……难道那样一道出去就叫约会，就叫爱情，就叫交男朋友了？

记得大一时有一个黄昏，韩军约她出去过一次——可是见鬼，她竟然不懂那就叫男女同学约会！家琰她们逼供时，她只能回想起她和他一起说了北方人爱吃面条这回事……

不是她根本不懂男女私情！她的《明月千里寄相思》就是为一个长得很像陈百强的高中男同学而唱，幼时成诵的“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也是那时为那人而顿悟：难怪现在系里班上的任何男生都不在自己的眼皮之上！当那位高中帅哥中专毕业便已经结婚的消息传来时，她才发现韩军似乎也不错，可人家已经高高在上。他也似乎不再故意单独和她见面，而她远远地看见他便会情不自禁地避开，想必也是因为朋友玩笑开得太多了的缘故。

可是韩军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家琰她们都看到那个女孩挽着他的胳膊，有说有笑的，神态亲密！方青，后悔了吧！？男孩子追女孩子都没什么耐心的，追你追不上，人家自然要追别的女孩子！

什么后悔！不是这样的，不是后悔……要是以往，寝室几个人现在早就一起出去看电影或逛街或跳舞去了，至少也会呆在这里大家一起打牌吃瓜子。多好，有这个“大家一起”多好，干吗一定非要交男朋友？

可是，现在是周末，然不成还要去自修！

方青打开一包下午刚刚买回来的鸡汁瓜子，吃了两颗，暗叹没有“大家一起”的分享连瓜子都没了平时素喜的清香。她打开抽屉，拿出一封已经拆开的信笺。

信是赵书成写来的，几乎每周有好几封，家琰、怡婷她们谓之谓为情书，被她否认过。可是，他的信……读他的信总还是很愉快的……

和赵书成的认识很偶然也很简单，他们是老乡，大三那年春节过后他们一同乘船来到上海。在四等舱里，他们两人刚好是上下铺。方青不是傻子，当然任何处于敏感年龄的女孩对异性朝自己递过来的好感都会有所察觉，自然而然地都会晓得卖弄风情。就那么简单，赵书成就爱上她了。后来他解释说只记得她那天晚上羞涩而娇憨的一笑，这一笑在他的脑海中再也无法泯灭。他不知道那是否叫做一见钟情，或许除了精神和心灵之外，人还有点别的什么力量，甚至是感官以外的力量——一种神秘的力量，当人的头脑出现空白的时候，稍不留意，他便会乘虚而入主宰我们。也许就是在方青那娇憨的一笑中他遇到了这种神奇的力量，他开始给她写情书，说爱她。

方青觉得不可思议，自己没他说的那么好。其实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神秘的爱情的力量，单凭个人的魅力，又有谁配得上另外一个人的神魂颠倒的爱呢？然而却又能明白自己并不爱他，对于这一点她心中清楚得很，书成跟她心中的白马王子形象太不一样了。每个少女到了心灵躁动的年龄都会在心中勾勒那个形象，韩军和那位高中男同学又多少修正了一些那个形象，总之和赵书成的太不一样。

然而，她还是准备接受赵书成的约会。

“女生大一懵懂，大二矜持，大三开始着急凑合，待到大四毕业还没男友那势必是没人要的了。”方青给赵书成写完回信，忽然想起这句校园广为流传的顺口溜，不由地摇头暗笑：呵，我可不是什么急！

四月的上海，这天是雾蒙蒙的。透过雾气那层银色的薄纱，可以看到小小的绿叶舒展开来，能听见小鸟为躲在云层后面的太阳歌唱。淡淡烟雨更为这些“欲赋新词强说愁”的少男少女们平添了许多浪漫和感伤的气氛。方青和赵书成并肩走在河边小道上，灰色的天空，光线很暗：一大块一大块的云在低空随风慢慢地移动着，可这远方刮来的风，并没有吹到地面上来，河边几棵樱花树还在悄然独立，周围的人似乎都消失了。浓郁的忧伤气息笼罩着万物，方青轻轻哼起一首小曲，这首歌她高中就会了，没人时经常唱。赵书成说：“你哼的是《梦江南》么，真好听！”方青抬头看了他一眼，发觉他的侧面非常的清秀温柔，于是说：“你喜欢，那我完整地给你唱一遍。”

草青青，水蓝蓝
白云深处是故乡
故乡在江南
雨茫茫，桥弯弯
白帆片片是梦乡
梦乡在江南
不知今宵是何时的云烟
也不知今夕是何夕的睡莲
只愿能化作唐宋诗篇

长眠在你的身边

天地一片温柔，天地混为一体，外面一切都不复存在，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了。不知何时她发现自己已经被书成搂住，她发觉自己全身涌起一股剧烈的震撼，下腹部涌起一阵从未有过的快感。书成凑在她耳边轻轻地说：“好听了！”方青觉得痒痒，略抬了一下那边胳膊，低垂着眼帘笑了一笑。这一笑含羞带涩，漫溢出来的生之喜悦，在她身上化为万种风情，直叫书成心神飞荡——就为这一笑，他可以为她去死。恰有一瓣樱花随着风雨飘落在方青的发际，书成在那里印下深深一吻，那一刹那间已经无限延长，及至一种永恒。男孩女孩第一次亲密接触时的身体语言是多么的妙不可言啊，那是一种难以形容的幸福，神圣的幸福，多么甜美，多么深重！他们都快晕倒了。

书成后来告诉她，这条河叫“思伊河”，方青一愣，旋即明白过来“思伊”的意思，温柔甜蜜浪漫在二人的心胸中激荡着……

那段时间，方青是美丽而又幸福的。直到有一天她在食堂碰到韩军。

“喂，今天怎么没跟女朋友一起吃饭啊？”方青问坐在对面的韩军。

“什么？女朋友？”韩军一时回过神来，笑道，“我哪有！不怪你，很多人都把我姐姐误认是我女朋友了——你好像真的是有男朋友了吧？”

他的语调带有一点揶揄的笑意，方青却听出了一丝遗憾。她怅然若失，她受不了他那带有嘲弄意味的笑。她小时

候在《今古传奇》上看《玉娇龙》，罗小虎对玉娇龙就是这种笑，她期盼已久的笑！她的生命力是弱小细腻的，她渴望的是激烈的，毁灭自己的生活，而不喜欢书成追求的谨慎而细致。他的爱太小心翼翼了，也许是爱情使他胆怯，他不够自信，这让她生气。她回去便给赵书成写了一封信，说：“我们两个还是不合适，我们还是只做普通朋友，只做老乡吧。”

但是他接到信赶过来的时候，他的手碰到她的手的时候，他猛地紧紧抱住了她的时候，她全身便没有了丝毫力气，是的，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她慢慢地闭上了眼睛，他的热吻让她心醉，当他的双手又轻轻地爱抚她的时候，罪恶感的快乐竟让她流下泪来……

交往多了，方青发现书成应该是优秀的。他琴棋书画几乎样样皆通，人缘也极好，朋友们叫他“阿干”（能干的干谐音）。

和他交往多了，方青发现自己更加优秀。也许爱情的确能使女人变得漂亮，但是她不知道爱情能让一个女人如此神采飞扬。她觉得世上的人似乎都在爱她，她也很爱世上的人，尤其是他的那帮朋友。她往返于建大和工大之间，和朋友一起尽情地嬉闹着，跳舞、电影、打球、生日晚会……一片笑声，歌舞升平，这是一场永久的沉醉，这是欲望绝对放纵的青春……她对一切充满激情。吃喝玩乐就如一个极度兴奋的梦境，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一切都是那么让人兴奋……

爱情！

刘志远说：“书成是刘备。”方青看不出刘备有何过人之处，她不明白关羽、张飞、赵子龙为什么要为他卖命。

赵书成却告诉方青他在归元寺“数菩萨”的时候，刚好数到唐僧就停下来了。“数菩萨”就是根据某一个设定的数字，依次数神龛上各种各样的菩萨，数到哪一位停下来，这位“菩萨”的来历特征就暗示着他的性格命运。

方青若有所思，说：“莫非是我休了你，然后你就终身不娶？”她这样说，一半由于她明知他不喜欢这种话，另一半则缘于她觉得玩弄含混不清而又不道德的思想十分有趣，就像小孩子喜欢搅脏水一样。

书成摘下一朵樱花递给她，说：“没有了你，我的一生就没有任何意义。”

方青接过樱花凑在鼻子上闻了闻，然后撮起嘴巴对着樱花吹了一口气。一阵微风吹来，落英缤纷，一瓣瓣樱花便在那空中轻舞慢扬，方青悠悠地念了一首小诗：

我的魂
便似那典雅的花瓣
苦渡且漫无边际
在你期待的梦里
或是漂泊
或是栖息

第一章

研楼位于上海工大校园的西北角，对面是一幢女生宿舍楼。

研楼 10 层以下住的是男生，而对面那幢楼的门口则由几位老阿姨严密把关，任何男生不许上楼。柳恋刚由那里搬进研楼的时候还为这事颇纳闷过一阵子。更奇怪的是，研楼男生女生天天一同乘坐电梯上上下下，却几乎从未碰上什么罗曼蒂克。柳恋曾经开玩笑地说过希望在电梯遇到什么奇迹，可是当欧阳昭告诉她前两年附近一所高校的电梯上曾经死了个人时，她便再也不敢有所期待，有时无伴甚至宁可独自爬上第十八层。

欧阳昭还对柳恋说：“如果看上谁，当他在楼底下走过时就挑帘……”

张蕤就会说：“然后泼一盆水……”

方青道：“不好，不好，如果是研楼男生他只会以为下

雨了；再则，我们住得太高，他们也看不清。”

欧阳昭道：“那就扔一个光盘下去。”

方青说：“他们要赶回宿舍去写发现了 UFO 的论文！”

其实，研楼男生远非她们想象的这样。一天中午，她们四个回来得早一些，远远的就听见有间男生宿舍热闹非凡。首先是一个男生引吭高唱，你爱不爱我，你爱不爱我。然后几个男生跟着高声吼了起来：你到底爱不爱我，爱不爱我，你到底爱不爱我……

对面三楼一扇窗户开了，一个女孩探出头来。

“MMMM，”群呼乱叫，可以想象得出群魔乱舞的景象。

只见那女孩含羞带涩地一笑，张开双臂关了窗户。这一笑千娇百媚，这一关窗的万种风情，简直把个方青看得痴了，不由得叹道：人说漂亮女孩是一道美丽的风景，我刚才并没看清这女孩到底长得如何，但是我的魂却差不多被她这关帘动作给勾过去了。

何必谈论爱情！何必挑帘！爱情就是一颗子弹，打中了就是打中了，爱了就是爱了。男女之爱是一个瞬间动词。

大约当年赵书成就是这么样爱上她的罢，她那时不懂爱情！9年前，这里还是一片繁忙的建筑工地，赵书成曾经指着研楼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对方青说过，“过一两年，我就会住进这幢楼里。”

9年后，方青住了进来。樱花依旧笑春风，人面不知何处去。她不知道赵书成到哪里去了。

“呃，慢点——”眼见电梯门就要关住，张蕤大声叫了一句，可电梯还是毫不犹豫地上去了。她转过身懒洋洋地踱到旁边的布告栏那里，然后朝方青几个招手笑道，“哈哈，

快来看，这研楼还真有人抛飞碟嘞——”几个人一起凑上去看时，只见一张白纸上写着：

某日中午，阳光明媚。余等三人正在阳台海阔天空，忽见一不明飞行物从天而降，正中盛君头颅。急视之，非馅饼也，乃一本精装《大龄恋爱心理学》，奔实验室天平称之，约1848G，盛君已倒，望肇事者携带医疗费前来道歉认罪，我们保留进一步采取行动的权利……

方青刚回过神来看到这里，又被张蕤拉走，“电梯下来了——看到了吧，还真有人挑帘，竟比柳恋赶了个先。”柳恋是她们这几个人中惟一没有谈过恋爱的。因为她们几个的初恋几乎都无一例外地发生在春天，现在正是百花齐放的好天气，万物逢春，草长莺飞的，她们几个怎么也不相信柳恋对这么美好的春天竟然无动于衷。世上哪有不怀春的少女，再不然便是她爹妈把这名字叫坏了，克了激情。她总是背着那个小水壶去自修，从大学一路走进研楼，几年如一日。张蕤、欧阳昭一旁没事就使劲地拿她们熟悉的那些尚无女友的男生对她打趣逗乐。

“署名是董元庆哦。”柳恋朝张蕤挤着眼睛笑，电梯里面只有她们四个人。

“晕，你还1000度近视眼呢！”方青本来想继续跟着逗柳恋，看她那副悠然的神态立即想到刚才的话，“什么，董元庆？”董元庆是经常出现在寝室卧谈会上的姓名，与张蕤在一个院里长大，从小青梅竹马，按照欧阳昭的说法就算是

她的梦中情人。

“你没骗我吧，可能真是他……那口气真像！”张蕤用手敲了敲脑门说，电梯停在18楼的时候，便又随电梯下去了。方青摇了摇头，天下同名同姓的人多嘞！真是他，哪有在一幢楼住了快一年了也不相见的？痴情的女人。

一会儿之后，张蕤就风风火火跑进寝室。

“上上下下的享受，爽不爽？”柳恋笑着问。

“噢，好暧昧呢。”张蕤一边关门一边说。方青欧阳昭开始笑，柳恋瞪大眼睛问你们笑什么。方青不理她，却问张蕤，是你那老乡吗？张蕤说，署名果真写的是董元庆。方青又问，那你刚才没到他们宿舍去确认一下？张蕤说，去了，那个寝室没人在。几个人哄笑说张蕤敢作敢为好样的，张蕤则说，找找老乡怎么了，你们的思想真狭隘。

“70年代的爱情是因为感动，80年代的爱情是因为性。阿蕤生于1975，没办法的事情，查元枫就麻烦大了……哎呀呀，柳恋不做好事。”欧阳昭边脱衣服上床边说。查元枫是张蕤的新婚丈夫。说起来也算有缘，他在兰州大学整整暗恋了他的班长张蕤四年，班长却死死盯着那个青梅竹马的老乡董元庆不放，可是毕业后来上海不到半年他们便同居了。原因很简单，查元枫是上海知青子女，住在奶奶家里，张蕤在此举目无亲。三年后，张蕤因为不喜原单位的人事关系，一气之下便赶了趟考研的时髦，重新考进上海工大管理学院。查元枫似乎不放心，坚持在她读研之前领了结婚证。

“放心吧，人家理性着呢，对不对，张蕤？”柳恋说完就朝床上一靠，“今天下午没课，大家睡一下午吧！考研过的是猪狗不如的生活，现在过猪的生活。”

方青却想着刚才欧阳昭说的 80 年代的爱情是因为性，心道自己读大学时非但对爱情不懂，对性亦是无求的。想到这里，她说：“我们读大学那时候的生活多丰富多彩啊！如今学校舞会也没了，电影院也拆了，不知现在那些大学生都在干什么！”

“学习上网看碟片啊！哈哈，还有——考研啊！你没见教室那些自修的人抱的书，都是考研的，书都是这么厚的！”欧阳昭用手比试着，知道她们躺在床上看不见，又自言自语道，“真恐怖，真可怜啊！现在想起考研我还心有余悸！”

想起那些还在日夜奋战的考研学子来，方青的心不禁也是一阵欣然，啊，谢天谢地，她们这几个总算是走过来了。有种对 70 年代的说法是，“那时好不容易考进大学，现在却又发现大学文凭不值钱了。”是的，她十几年前考大学的确比现在难得多，可是她的大学生活过得多逍遥多惬意啊！那是她一生中最愉快最美好的时光，那愉快那美好只因书成！

噢，前面不是工大电影院吗？方青刚想对欧阳昭说什么，自己却被一群人拥着卷了进去。里面黑压压的，方青知道身旁并无熟识的人，一时觉得无聊站起身来径直一人走出电影院。外面尘雾蒙蒙，方青似梦非梦，似醒非醒，这个地方的确不曾来过的，她怎么到了这里！一阵惶恐的情绪袭上心头，她想转身去找电影院，却听见远处悠悠扬扬传来一阵熟悉的吉他声，草青青，水蓝蓝……

哦，是书成！方青循声跑了过去，也不知过了多久，竟到了九舍前面的网球场边，见到熟悉的景物，方青的心稍微定了定，忽然眼睛一黑，似乎被人蒙住了眼睛。好像不是书成，你是谁？书成不会这么野蛮的！她使劲地掰那人的手，

她自己的手却被他死死按住再也动弹不得。她咬他，自己的嘴巴却被那人强蛮地用嘴巴堵住……你怎么可以这样！方青无力地哭了，奇怪的是那人的动作却温柔起来。

“方青——”他轻轻地抱着她，轻轻地凑近她的耳朵说。哦，声音好熟悉……面容也似曾相识……天啦，竟是韩军！

她还是有些惶惑，恐惧感却没了，而他那贴近她耳垂的嘴唇温暖柔软，她能感觉到在他唇部的压力下细发触在面颊上的轻轻移动。她觉得痒痒，她“呵——”地一声，竟似有些破涕为笑。她变得温顺起来，他慢慢地吻她，一直往下滑，直到他要解开她的内衣时，她忽然意识到旁边可能有人。她使劲拽住衣服，可是韩军不管她，他又变得猛烈起来，他撕开她的衣服，泰山压顶般猛扑到她的身上……

“对不起，对不起！”张蕤的声音，原来她正探身够着去看方青床里边贴着的研楼电话黄页。方青陡然的呼吸急促，把她吓了一跳。

心，还在剧烈地跳动，下身漫溢出来的快感依然在全身蔓延着。方青又羞又急，所幸寝室里其他人都不在，只有张蕤一个人。她也来不及对张蕤说什么，托口要上厕所，披了一件外衣就急急忙忙跑了出去。

内裤有些潮湿，到了厕所方知是月事来了。刚才的兴奋和羞愧顷刻间荡然无存，一阵无可名状的悲哀袭上心头。